

卷之四

任氏傳

唐沈既濟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峯，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托身於妻族。與峯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峯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峯乘白馬而東，鄭子乘

屠赤水評

好酒色便伏後

案第托身妻族

作補代者恐不

能自恣乃爾

湯若士評
酷肖是時情狀

表石公評

非許非拒間雅

自如

屠赤水評

二句似謔似莊

愈嚼愈覺有味

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

表石公評
翠袖慙勤此際
極歡可飲一石

湯若士評
儼有其事

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子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二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婦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衣理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兄弟某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

袁石公評
粧點處根株葉
葉宛若見之

屠赤水評
偶宿者已三見
矣而獨委身鄭
子便不肯復拘
使君是何前深
而後貞也

潘若士評
鄭子亦達

袁石公評
狐尚知耻人且
有蒂如若試思
素問濮上揔是
荒園深迷人特
未之恥耳

扇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
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
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
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
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
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赦而隱
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
秦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峯峯責以失期鄭子不泄

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
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
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
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矣
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
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
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
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

屠赤水評

索性說透鄭子

可無疑慮

湯若士評

治艷風流大意

一段好姻緣怪

鄭生多一渾家

乃屈之側室

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與○之○敘○歡○
對○曰○凡○某○之○流○為○人○患○忌○者○非○他○為○其○傷○人○耳○某○
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幘○鄭○子○許○之○
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
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
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
荅○伯○叔○從○役○於○四○方○一○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
言○訪○其○舍○而○詣○荅○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

屠赤水評
是奔駭光景極
善形摹

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荅○笑○曰○觀○子○之○
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荅○乃○悉○假○帷○帳○榻○席○之○
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
呀○汗○洽○荅○迎○問○有○之○乎○曰○有○問○其○容○若○何○曰○奇○怪○
也○天○下○未○嘗○見○之○矣○荅○姻○族○廣○茂○且○風○從○逸○遊○多○
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荅○遍○比○
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
六○者○則○荅○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荅○

袁石公評
韋亦太狂偶一
物妖耳尚內家
子寧可如是

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峯撫
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漂頸巾首
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峯入門見小僮擁篲方
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
曰無之。峯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
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峯拽出就明而觀之。殆過
於所傳矣。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
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

又評
神色慘變固足
動輒而薄素數
語更字之櫻心
字：唾面舌底
有儀秦矣

湯若士評
責以大義而語
甚慘動聽者寧
不心折

如是者數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
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峯問
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峯
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
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
矣。而鄭生窮賤。其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
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
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

表石公評
如此得趣更甚
一及於亂則一
經徒子耳

湯若士評
情與詞轉覺纖
媚

至。是。崧。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
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崧。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
薪。粒。牲。餼。皆。崧。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
舉。步。不。常。所。止。崧。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
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崧。愛。之。重。之。無。所。怪。惜。
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已。因。言。以。謝。曰。
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
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

表石公評
氣類相通只一
任氏凡百妖嬈
盡可勾引

湯若士評
叙間轉折彷彿
欲真

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勝。以。是。長。安。狹。斜。悉。
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
持。此。以。報。德。崧。曰。幸。甚。鄺。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
五。娘。者。肌。體。凝。潔。崧。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
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
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
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崧。曰。昨。者。寒。食。與。二。三。
子。遊。於。十。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

屠赤水評
許大神通許大
圈套欲占風月
良緣萬之不可
少此

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艷絕。嘗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峯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峯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釵以爲賂。峯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峯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

袁石公評

狐之變態無窮

如張十五娘如

吹笙女即未必

不于葦葦廢圃

中作生涯耳

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自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青在左股。鄭

又評
若說果獲三萬
直則又板腐矣

子買以歸其妻昆弟見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酹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司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沒其

屠赤水評
得此一番洗發
任氏愈覺光艷

半以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益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欲敝乞衣於荅荅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荅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荅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

余美于此誰與
獨處鄭生之不
得專夕亦托身
妻族所羈耳

袁石公評
任氏不明說非
鄭子之固請亦

非豈自有冥數
固有不可求脫
若耶

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
寢於內方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
任氏不欲往日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
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
釜資助釜更與勸勉且詰其故任氏曰八月有巫
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俱鄭子甚惑也不
思其他與釜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
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

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釜以
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
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
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
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歛然墜於地
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上
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
木爲記迴觀其馬啣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

表石公評
發瘞視之便俗
便不達以李夫
人之美而終不
以病容見武帝
一見本形有何

意味
湯若士評
狐雜妖物而鄭
子以壽終固知
死生有命

袁石公評
良是良是只是
任氏之艷色麗
詞慧性敏質而
終不免洛川之

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
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峯見之喜迎問曰
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峯聞之驚慟相
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峯曰犬雖
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峯駭非人者何鄭子方述
本末峯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
馬嵬發瘞視之長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
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攬馬

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沈既濟居鍾陵常與
峯遊屢言其事故知詳悉後峯爲殿中侍御史兼
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

贊曰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節徇
人以至死雖賢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
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揅
變化之理察人神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
不止於賞觀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

禍不如賞既風
態却是見前實
際

拾遺於金吾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
崔需右拾遺陸淳皆謫官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
道時則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
沿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
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

狐為城社小獸而能知養生之理其為男女
變幻若不主於淫泆也意將藉真氣以自永
如所謂坎離之術也故術家取其法曰演狐

經夫人之與僂本

階耳乃從神於聲色貨

利以敗之蠢如狐者反知養生之理其亦可

以自怍矣然往々終膏鼎俎成者十無二三

信乎魔障之未易脫與余游兩京得狐事數

十擬聚而傳之姑先刻是說貽諸好事

○○○

附攷

在子云宋元君
夢人被髮曰余
為清江使者被
漢者預且得予
元君召預且得
五龜五尺刻之
以七十二鑽而
無遺榮仲尼曰
龜能夢于元君
不能脫預且之

蔣氏傳

唐張泌

吳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雲
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嘗獲巨龜以其質狀
殊異乃顧而言曰雖人豫且之網俾免剝腸之患
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
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
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雲溪

虞初志卷七

蔣氏傳

網罟能七十二
鑽無遺策不能

避割腸之患

袁石公評

巨龜却息則幸

脫若亦思報怨

代為之壽固是

鑿

屠赤水評

層樓海市交怪

百出水族之靈

異乃翁

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通
魚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於
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胷臆
昔日恩遇常懷慤誠由斯而來箕答萬一能退尺
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
頃有龜鼉魚鼈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感波為城
遏浪為地闢三門坦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
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萬東

西馳來乃噓氣為樓臺為瓊宮珠殿為歌筵舞席

為座榻網褥頃刻畢備其尊壘器皿玩用之物皆

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

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雲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

數百衝躍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

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覲五

紀于茲雖魚鴈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衷腸

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喝曰

袁石公評

叙諸水神來自

與騎送惡接苛

類一可鑒豎

眉

附攷
子建集云屏翳
收風川后靜波
馮夷鳴鼓女媧
清歌太宗師篇
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屏翳是風
神馮夷是水神

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
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
擁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
禮甚謹敘暄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
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帖
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後
吾於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
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

表石公評
偶一成功便思
朝請我想細會
稽時范大夫面
目當六慘澹安

曰欽奉實久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於
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塘
突盛筵益增慙慄於是揖讓入門既卽席則有老
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駟闐車馬聲則有
綠衣玄冠者貌甚偉驅殿亦百數既升階與三神
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
貌慘悴者偃僂而進方卽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
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慘

可以得時人笑
失時人也

刺者拂斫也刺
者團截也

袁石公評

舌底蓮花筆間

刀斗

面目更獵其杯盤。屈原曰：湘江之孤鳧魚腹之餘
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聞穿七札之箭
不射籠中之鳥，刺洪鐘之劍不刺杙上之肉，且足
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於五湖之上，輝映於
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名，不敢以常意奉侍。何
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
於籠中，刺腐肉於杙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
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

屠赤水評

人生處之風波

惡一日風波十

二時讀公每渡

河歌如清夜閑

鍾忽發淚省

附攷

山海經云：發鳩

之山，有鳥名精

衛，是炎帝之女

遊東海而溺，常

邨西山木石以

填東海

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
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
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
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沈屍深入兮蛟螭窟，蛟
螭盡醉兮君血乾，推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
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冤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
取河源塞泉脉，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桑曲
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

湯若士評

諸賢雲集可稱

勝會

附改

鄧陽傳申徒狄

自沈于河徐衍

負石入海子晉

扶眼懸吳東門

以觀越入

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鷗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扶眼之徒歟對曰然屈曰予得朋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浙浙兮波綿綿蘆花萬里今凝蒼煙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揉

壻音糯

屠赤水評

影搖千尺起地

釋憾半天風雨

蕙披据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壻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朝來津亭維一舸中有一士青

袁石公評
舉筆自挾風霜

附攷
魏有頻斯國人
來朝壺中有排
漿飲之壽千歲
雜騷云奠桂酒

分樽漿
琴高趙人也以
鼓琴為宋康王
舍人辭入涿水
取龍子後果乘
赤鯉而去

袁石公評
杯酒勸酬嘯歌
咏和其中良亦
不惡沈江人想
亦無恨

其袍走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利溺
名者不免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雪溪神歌曰
山勢縈迴水脉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
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雪溪神湘王歌曰渺
渺煙波接九嶽幾人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
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
曰浪濶波城秋氣涼沈沈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
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綺席鮐飛

白玉艷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
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并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
燿燿夜接朝行宴渚宮鳳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閑
奏冷秋空論心幸遇歸同友揣分慙無輔佐功雲
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杯
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雞之
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困砭砭之爭輝當後門之
四闢兮瑾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用兮宜昏暗

屠赤水評

湘江流有盡此

恨應無窮悲歌

楚之宛是生前

袁石公評

字之飛鳴似有

五色烟雲隨六

龍而上下

之相微。徒剗石以爲舟。今顧沿流而我遺。將刻木而作羽。今與超騰之理非。矜子子於空濶。今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今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晚。晚兮川雲收。棹歌四起兮。悲風幽。羈骸泪沒。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

又評
風泉有清音何
以蘓門嘯

湯若士評

秋風多角悲楚
不勝

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瑤竿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謂予持杯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夔夔。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吟冷風。瑤瑟含清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正頽綱。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

袁石公評
子奇怒濤化而
為潮雄風自是
千古
湯若士評
筆鋒橫掃五千
軍

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遽恐白日光。海
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
鷗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
交戰兮、吳無全龍。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
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鷗夷之大困、入淵泉之
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
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怫鬱之心。曾
當靈境之良宴兮、謬罇俎之田容。擊簫鼓兮、撞歌

鐘。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
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雲郡城
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風勃興、玄雲四
起。波間車馬音、猶合啞頃之無所覩。曙色既分、巨
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湯若士評 既歌且舞一段江天鼓吹

袁石公評 燭光香霧吹咏雜投寫得淋漓

有致

屠赤水評
延首顧眄愈覺
有情而如此一
法更覺悠閒自
在

表石公評

東坡使人說鬼

曰爾試妄言之

余妄聽之予于

學源怪錄云

湯若士評

即此陰曠便可

東陽夜怪錄

唐王洙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

致怪

屠赤水評

怪風怪霧際此

景色便覺毛骨

俱聳

瞠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
 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脚
 蹶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
 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
 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留矣。路出東陽驛南。
 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光依
 微。畧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
 竊意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

袁石公評
 縱非是怪亦慄
 慄自危

附攷

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
 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
 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
 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
 客何為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
 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輟所藉。藟藁
 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
 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

以本身向鞍故
姓安
梅聖俞云鳴駝
出西域過磧辦
沙泉
法華導師多諸
方便于險道中
化作一城疲極
之衆俱入之生
已度想生安穩
想

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生在磧西本因
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
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
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
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
心之教俄則沓沓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
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
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

曰若士評
光景恍如日觀

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
卽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
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
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着皂裘者
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
踽踽然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
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
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

以河陰官脚過
故云轉運巡官
袁石公評
所言姓字官銜
樂括意義具有
巧思

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
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
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
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
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爲
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
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
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

味者居張口貌

機當作羈
屠赤水評
句是索馳本
色

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吐唾眇眇所不
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
屹有峰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
聰明憑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
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
於維繫巍巍道德可爲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
塵奔走曷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
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旅雖勤勞

轉一虛銜謂空
駭作替驢
表石公評
山鹿野糜若未
定是推為社長

又評
長安名利客逐
逐不休即一病

驢可以省着

附攷
劉岳傳云馮道
反顧遠下克園
榮即鄉校教田
夫所誦也又齊
王融歌云龍樓

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
一虛銜。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
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糜之志。因寄同侶。成兩
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
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丈
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
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
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

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
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
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
丈佳句絕多。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
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
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
彼名公。悉至。何謝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
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

神霄道克園仁
義基

觀心朵願謂說
州之性與師丈
同

賈誼策屠牛坦
一朝解十二牛

屠赤水評
如犒士字觸字

俱切中正莫可
移易

得離火宅亦用
車議之

表石公評
六道中輪迴不

息安必朱八不

成正覺

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惡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願。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佳話。可以忘於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為已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何○門○而○得○離○火○宅○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覺○則○佛○也○如

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岍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秘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

附改

六祖得法往曹

溪神秀六藝五

祖法居荊州號

南北宗

素石公評

詩增狼藉素馳

六執牛耳耶倘

韋孟諸公起而

問罪學源其味

吉矣

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
 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
 後。此身應便老雙峰。為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
 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
 蒲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
 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
 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
 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儁氣。性好鷹鷂。

此處地名為家

常故云

原亦水評

去文韋源秦相

亦得拾取詩料

中

曾於此時。收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
 川之東峙。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
 輒汚泥高鑿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
 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
 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為
 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為君。後賢
 以為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
 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

參東州軍事見
在令古注
苗十者以五
之數故第十

袁石公評
老奚詩病葉樞

名天寶間或可
推為初唐

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相去數千苗十
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
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
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
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偽為喜意拊背曰
適我願今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
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
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在老奚

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
分非淺何為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
曰敢不貽廣席一喙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
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翹首御樓前養鬪
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為
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林
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
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

屠赤水評

皮底句映朱八
令人絕倒

素石公評
牧童歸去短笛
無腔大勝于宗

廟之儀

偶有所繫意屬
自處所乘
前驢謂搬輕貨
首隊頭驢

猶無所言。皮底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採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

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

嘉石公評

恐太寂寞得此
殊覺鬧熱只是
崩通篆府均為
亡羊何必彼此
相嘲

祀典配享至于
禮經謂郊持牲
八蜡迎虎迎猫
猗音能

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
立曰蠢茲爲人甚有仄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
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
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
生苗介立鬪伯比之胄下得姓於楚遠祖楚皇茹
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禮經奈何一敬去文盤
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駟狎稚子猗
守酒旗諂伺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

屠赤水評

好個向戌生辰
都說出來
附改

高辛氏有大戒
之惠募天下有
能得虜將首者
以女妻之繁
啣虜將首至帝

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目視
我今對師文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食
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
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
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瓠
衷如辰陽此房於吾殊所垂闕中正深以兩家獻
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
我逢丑父實與向家焚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

前因負帝女而
去槃瓠犬名

袁石公評

于棄瓠破立之

下後有二胃之

想因曰藏瓠曰

藏立夢中說夢

而外方影冥滅

亦莊

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
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
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檐檐然若自色
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
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
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況秦之入水實
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
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

離子外鼠兔皆
交為婿也

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汚
諸賢耳目詩曰烏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
子卯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
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螫所宜
幸陪羣彥兄掄揚太過小子繆當重言若負芒刺
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佳什不暇自念已文
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謂有
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

表石公評
太饒舌猶不
已終不免表家
之嘆

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為讐惡聞發矟之說
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
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
猛虎所以見機或為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
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
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
待兔終當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顧曾
無寵鶴心秋草歐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

屠赤水評

一時詩客都散

了

鉤音烘鐘鼓聲
相雜也

表石公評

屋西繫馬崗此
亦當技癢

此音戰視也

翻師痴二音尔

稚牛食日翻反

覆出爵

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
遠寺撞鐘則比膊鎗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
覺風雪透窻臊穢撲鼻雖宰颯如有動者而厲聲
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攫退
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齧草
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
橐駝一貼腹跪足僂耳齧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
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

湯若士評
一：如夢中所見

越音蜀

素石公評

昏：雪夜盡是

詩友白日青天

毫無人道值此

鍾鳴天曉醒穢

之羣何處躲閃

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
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馬前及設像佛宇塌座
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
曾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駮貓兒眠於
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
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
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
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觀一

牛踏雪斃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於此蘊
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
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
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
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
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筭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
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為所斃遂覆
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

又評
論詩講梳出自

諸業畜難是學
源有為之談然
寧無含血自污
歟

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
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
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
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
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
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竟者數日、

湯若士評

談詩托道野興蒼然

白猿傳

唐江 摠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
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
險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
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
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
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

石公評
織白二字訖妻
之美已寫八九

又評
得一補復漸有
預略此履是無
復之明珠樂是
之破鏡矣

居赤水評

心目恍惚際此
堂魂飛腸斷
湯若士評
溪邊景致絕佳
恍是蓬萊仙境

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
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
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
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月
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
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
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
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

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繩
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
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
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
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
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
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
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

素石公評

虞初志卷七

白猿傳

三五

回眸一瞬無限
悲憤不可想作
臨去秋波倉卒
定計如韓白談
兵想其業有素
籌白特無援手
耳

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

屠赤水評
此光景却好，那
得不欣動，編猴

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

又評

大洩飲生之情
一洗諸姬之怨

非大翁宗也為
獼猴延嗣耳

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感縮求
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
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
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而宗言絕
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
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
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
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

又評

玉函金簡疑是
大書非人間所
得致亦非人間
所能讀

也 騶音鳥戲相擾

白○裕○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
常○讀○水○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
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
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欬○然○而○
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曉○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
不○立○得○夜○就○諸○牀○騶○戲○一○夕○皆○周○未○嘗○寢○寐○言○語○
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猥○獍○類○也○今○歲○木○葉○之○
初○忽○愴○然○曰○吾○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

袁石公評
璧合珠還已足
大快寶玉珍麗
心是長物惟妖
治畢集可謂枉
尺直尋

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鬼石磴生火焚其簡
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
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復絕未嘗有
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
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
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
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悟絕
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

時

唐歐陽率更貌寢長孫太尉朝之有誰言麟
閣上無此一獼猴之語後人緣此遂托江惣
撰傳以誣之蓋藝術家游戲三昧如毛穎華革
之流爾五黨但貴其資談微供諧噱安問其
事之有無

虞初志卷七終



